

清・王曾永撰

著者手定底稿本 楷書

類輯姚江學脈附諸賢小傳

九卷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名：	子部儒家類 之屬		
書名：	顏新範江學脈 附傳記小傳		
著者：	清王中永撰	九卷	六冊
版本：	著者手定原稿本		



類輯姚江學脈附諸賢小傳九卷

清王曾永撰

著者手定底稿本
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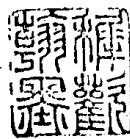
此書博采陽明之事蹟語錄，及後儒有關言論，以闡明餘姚之學術事功。全書九卷，分別爲立志篇、用功篇、解經篇上下、證悟篇、垂教篇、經略篇、法言篇。附諸賢小傳載陽明及徐愛等十餘人。書前錄有清黃百家「王劉異同」，及清毛先舒撰「王新建伯功名學術兩論」。

姚江王氏學聖人者也其人雖往其學具載全集後
起學其學者崇禎時施氏邦曜既釐集為理學文章經濟三
種矣又於其中分而類輯之何哉蓋先生之學嗣於孔
孟而得千聖流傳之一脉乃遭時多故在明武宗朝
忌成功者毀之世宗朝議大禮者桂夢人意齟齬而毀
之至後儒又耳受其異朱紫陽也不復寓目其書承
往昔繆傳指為偽學交口詆毀之然則先生之學果
為耶果禪耶其稱良知果人心非道心耶四書闡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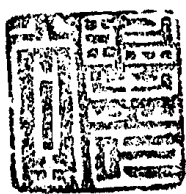
妄亦甚矣夫先生之文章經濟固自炳然今古而
所得之理學雖當時親炙信從者半於天下至於今
則被誣之甚鮮有能講習之矣愚陋不自量竊敢條
列其目次以彰夫進道入德之有漸故自立志用功
迄乎解經垂教與凡主畧言之著見類以成篇開
卷即知宗旨庶反覆考證之際舍博求之舊習務格
致於良知極簡易極真切人皆可為堯舜孟子千載
以上之言至姚江而始得昭明有據爾然而先生講

道非立異於紫陽也。裒集朱子晚年論定之序曰：幸
不謬於朱子喜朱子之先得我心，則世以姚江之學
為偽為禪者，將毋亦偽朱而禪朱也耶？

彊圉大淵獻陽月朔日仁和後學王曾永



新鄒程消千一疏云：王新建之爵以平寧藩反也，其功非難也，而之難難在平諸寇儒者
之作周王新建而大振



類輯姚江學脉目次

立志篇第一

第一冊

用功篇第二

解經篇上第三

第二冊

解經篇下第四

第三冊

證悟篇第五

第四冊

垂教篇第六

經畧篇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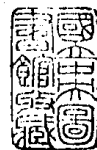
第五冊



法言篇第八

諸賢小傳

第六冊



王劉異同

清黃百家
姚江黃氏子

世言浙東之學大槩同戡山於陽明此門外之言也夫陽明豈易
及學術久荒得姚江而振之使人人知有作聖之路即戡山之佩
服良深矣豈以世有訾言而故為戡山諱乎汗不至如此陋也兩
先生之學相與講而實不同陽明因世儒之認理在天地萬物而
忘却格物之義故倡言之曰心即理也俾人知反身自求不向沿
門乞火又恐人之以憧憧往來者為心特提良知二字歸心於不
慮而知之體其言格物也致吾心良知之知理於事物事物而
事物咸得其理此與紫陽釋明德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子格物之辭也即
其理也此猶程在
其理也

此說亦本章之意也
所謂則有善有惡矣

此說亦本章之意也
所謂則有善有惡矣

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之云未無二旨然陽明意中之良知即
知學之明德濂溪誠無為之本體而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要
人於知是知非處體認而不自以為方便法門而及門之承其說者
遂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轉轉搬弄失文成之本意矣顧文成立
說原亦不自歸一平日雖曰云良知即未發之中良知即天理即

至善而認大學之意字亦仍以發處言意而曰有善有惡意之
故哉山以意為心之所存乃吾心體流行之主宰至善而無惡是
即所謂獨知而知即此主宰中良知即天理與心意相是一物亦

有心即有知。心之知。皆
其體。其體。其流行。王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紫陽曰。誠意者。自修
其首也。千古聖賢。心此
相傳。的確如此。
已成曰。大學之道。誠意。而
已。即紫陽自修之旨。以皆
以意為中。存本誠之性體。

可謂之獨。亦可謂之良知也。若念則夾雜於善惡。游妄繁興。心受
榛蕪。所謂慎獨者。正都防此雜念之萌耳。安得認賊作子。此戴山
之慎獨特尊意權。而以性體之本誠有善無惡者。還意現出千古
意字之真面貌。而後此矣。之良亦始得其真。密也。不徒向靈明結
裹。直俾陽明。本大學序所云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又云離獨
無良。知離慎獨。無所謂致知之語。俱有着落。信乎陽明為紫陽
之功臣。而戴山又陽明之功臣也。



類
輯
江
學
一

疏論附錄

先生既沒朝中有異議出附陰贈謚皆不行方下詔禁偽學廢事黃循

疏畧曰臣之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學高而不蔽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懷不執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辟倖如錢寧江彬等文且如陸完等為高應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責則一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功是輕獲繼而重走狗也其至帽茶竄印自打此諸賊黨紛紛連四省共抗累歲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四州思恩播畔有年事不倡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健使虛王之使前角來降感泣定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百里八寨為兩廣腹心之疾其成實軍與賊為黨要可奈何守仁假永順四峯盧王降卒嚴而殲之遂去而廣無窮之巨害夫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惡卒以死勤事而寧可抵滅之乎其與子之大要有三曰教良知知於孔子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乎曰親民蓋大猷子孫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也親附與科舉民同其好惡而為黎民之道是也亦非創為之說



聖曰知行合一是亦不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良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
是守仁之學也。格孔孟已謂中庸可非此之乎。今桂芳以此說守仁遂致墜下矣。此良朋使守
仁不獲致君先帝誰之過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以救其功之高。必以好乃按當不行則好者必
廢。廢忠之勸焉。恩則偽學之妨禁桂芳之所以轉明主者為何哉。而歸入不教。

王新建伯功名學術而論

清毛先舒撰

明新建伯王守仁之功名與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由於詐又詆其學術為異端嗟乎何其甚哉今試論其功業凡濟大事者必先就其事與其心何如耳心與事出於邪即行以滅君子之惡也君子必與與人之滅於邪也心與事果生於正則詐行也此期濟事君子與子貢聞者其將沈於邪耶吳越間侯十年之五國若齊然且為之志存魯也志存魯即行以計君子與孔子與蒲人盟毋通衛出東門達過衛則又非從子貢者之也子曰且之破宸濠也使不為假撇以疑宸濠之心又不為宸濠所使其策自相猜疑兵勢未逞迅雷驟興以晏安既久之天下而武宗又懸於伏誼天子左右近幸之念多受其金錢陰相要結彼逆謀已素蓄而潛通之廟盜其數十萬天下事豈可和哉若其時以危易知伊誰之加而可以用詐之教之於計禽則頭賊與平八寨斬藤峽諸賊使賊藪盡為治境又無梗化百姓戴德難用機穽在莫大焉江彬桂萼奸巧之徒竟忌百出究於新建何損適成其為小人而已且夫以詐濟邪之與以詐濟正也述

然而情殊者。甫許可以誅亂賊安國家。斯用詐何害。僅必為用詐之非道。是若欺
奔激怒張步。而又示弱置伏以破之。皆所不得為寧以賊道君之。而不知必欲如成安君
不用詐謀。而討身斬於泚水。而致趙主敗。亦成禽者也。夫天地之道。無滯迹。唯聖人知
時措之宜。任權能互用。焉不儒執一而道百見。不則忘去。不但以沮英雄豪傑之氣。且使
臣考。勢乎為君親之。主懷而俱將遇絕。夫豈得為通論哉。或曰。為國家而不妨
詐者。柳下季不肯證。若何。曰。齊師可。其真岑鼎解也。則何愛。果以充國而此事
乎。詐且履鼎。一時可欺。其後必敗。則將益怒而攻魯。是空自失信。而不以增魯之禍。此
季所以不肯為之也。南宮萬出。稱兵於齊。且柳下事見於氏。亦未必果確也。
王新建之於理學也。其有功於聖人甚。大桂芳輩。小人耳。既忌新建之功。名而排沮之。至欲
欲前奪其官。而亦已甚矣。又指摘其學不端。嗟乎。迨新建行事。以與芳輩並論。豈反不端於
芳輩。子自視其所以觀其所以察其所安。蓋微諸行事而學術之端邪。亦可大辨也。至未有所
行不端而學術端者。且新建之學。主致良知。本於孟子。持說未嘗非如知和行合一。